

烟雨情丝

# 啼笑因缘

下册

TI XIAO YIN YUAN TI XIAO YIN YUAN

上海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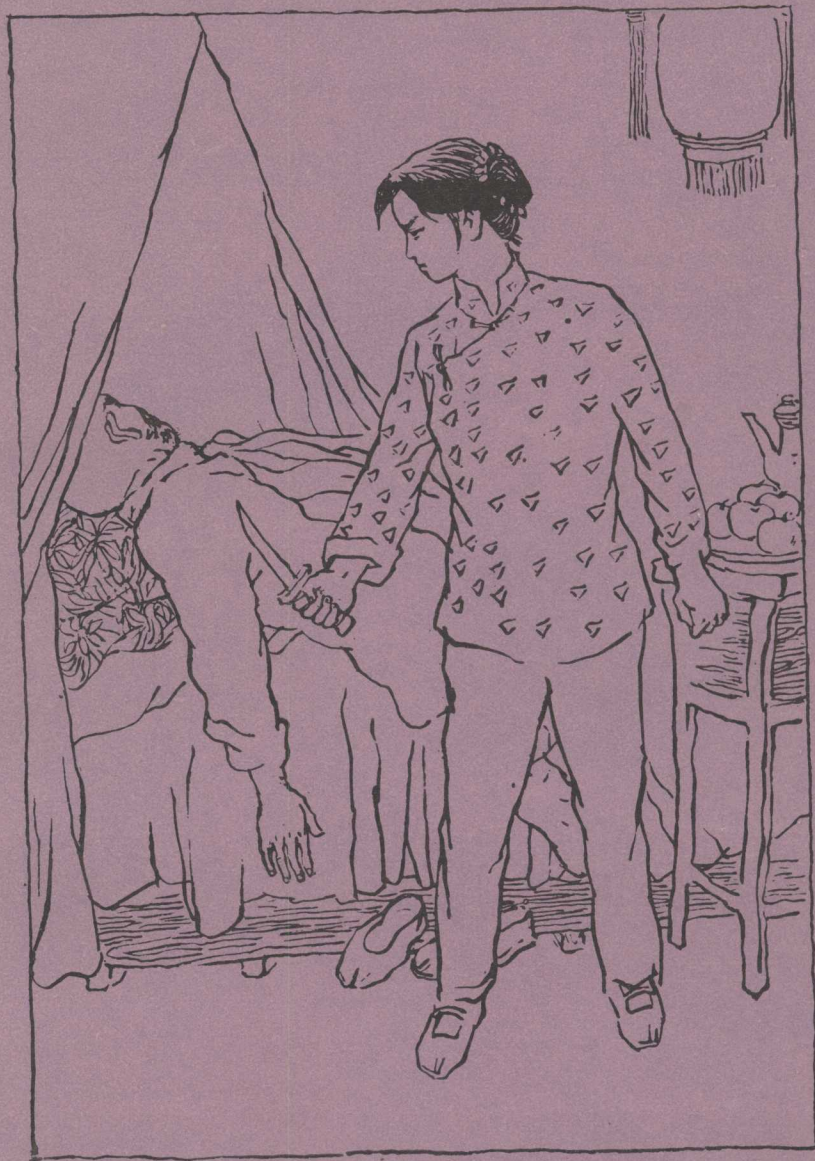


姚荫梅改编  
TI XIAO YIN YUAN

# 啼笑因缘

下 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序……………肖 古 ( 1 )

## 上 册

- 一 游天桥…………… ( 1 )
- 二 访关…………… ( 19 )
- 三 遇凤…………… ( 40 )
- 四 观舞…………… ( 60 )
- 五 寻凤…………… ( 76 )
- 六 北洋春赴宴…………… ( 90 )
- 七 来远楼捧场…………… ( 105 )
- 八 借贷劝读…………… ( 116 )
- 九 关病…………… ( 126 )
- 一〇 定情…………… ( 141 )
- 一一 胭脂印…………… ( 150 )
- 一二 新屋订婚…………… ( 162 )
- 一三 关寿峰设宴…………… ( 180 )
- 一四 凤秀巧遇…………… ( 194 )
- 一五 盘照…………… ( 205 )
- 一六 闺醋微波…………… ( 218 )
- 一七 观影谈心…………… ( 232 )
- 一八 四季相思…………… ( 243 )
- 一九 亲友送行…………… ( 253 )

二〇	车站送行……………	(265)
二一	警告沈三玄……………	(276)
二二	引狼入室……………	(289)
二三	狼狈为奸……………	(301)
二四	师府邀凤……………	(318)
二五	麻将牵线……………	(332)
二六	请凤看戏……………	(347)
二七	阴谋占凤……………	(361)
二八	刘家堂会……………	(375)
二九	当众羞凤……………	(389)
三〇	软禁凤喜……………	(403)
三一	囚凤逼婚 (上)………	(418)
三二	囚凤逼婚 (下)………	(432)
三三	家树被绑……………	(444)
三四	针锋相对……………	(457)
三五	刘福赎票……………	(470)
三六	兵匪交锋……………	(483)
三七	虎口余生……………	(499)
三八	凤去楼空……………	(515)
三九	什刹海……………	(527)
四〇	混进刘府……………	(553)
四一	秀姑送信……………	(566)
四二	旧地寻盟……………	(579)
四三	绝交裂券……………	(590)
四四	密报鞭凤……………	(603)

下 册

- 四五 逼唱发疯…………… (617)
- 四六 酒楼话别…………… (632)
- 四七 骗刘出城…………… (645)
- 四八 刺刘避祸…………… (659)
- 四九 酒后失言…………… (672)
- 五〇 车站奇遇…………… (688)
- 五一 西山隐居…………… (700)
- 五二 巧遇秀姑…………… (713)
- 五三 雪地会凤…………… (727)
- 五四 环翠园…………… (740)
- 五五 西山送花…………… (755)
- 五六 别墅谈情…………… (763)
- 五七 相婿订婚…………… (782)
- 五八 狭路相逢…………… (800)
- 五九 故布疑阵…………… (816)
- 六〇 秀姑送信…………… (834)
- 六一 代人求婚…………… (853)
- 六二 骗何中计…………… (871)
- 六三 枪击刘大头…………… (887)
- 六四 误会越深…………… (905)
- 六五 疯院探凤…………… (921)
- 六六 阴谋诡计…………… (942)
- 六七 一网打尽…………… (961)
- 六八 解释误会…………… (981)
- 六九 秀姑认母…………… (998)
- 七〇 病房团圆…………… (1011)

### 三九 什 刹 海

(表)何丽娜和樊家树穿进树林,在小路上愈走愈黑,何小姐脚步放慢,在等候家树开口。

樊家树:(表)樊家树怎么样呢?这位先生还木而觉之。他只觉得奇怪,为什么何小姐灯光亮的地方不走,反而走到这个所在?愈走愈黑,有一小段路,简直是伸手不见五指。但是仔细一瞧,黑暗的树林中,人还不少呢,都是一对对、一双双,有的是并肩坐在休息椅上,有的是自己带来报纸铺在地上,人就坐在报纸上,有的是背对通道,像教堂里做虔诚祷告那样,两个头凑在一处,看上去是在讨论比国家大事还要大的大事。就不由自主的凑在何小姐耳边说一句:(白)你看这里的人还不少呢。

何丽娜:(表)何小姐看他的头凑过来的时候,自己觉得一颗心跳得厉害,听他说这么一句,再对周围一看,真的,这里的人是多啊。看来,在这个地方樊家树也不会谈心里话的,说话间已经走到有路灯的地方了,见他还是不响,可能他另有心事了。什么心事呢?记得他另外有一个女朋友。

(唱)想起了樊生另有知己友,与我面貌相同女天仙,曾经见过她照相片,关系深浅他未曾言。莫非是爱河风波生变化,如棒打鸳鸯各一边,有难言之隐心中气,因此上愁眉不展苦缠绵。我是文不对题胡猜想,隔靴搔痒不着边。

(表)何小姐想,过去为了他表嫂盘问照片的事,我帮过他的忙,不晓得这次发生的事,我能不能再帮他一次忙呢?(白)密司脱樊,我想你可能发生了什么不称心的事了,是吗?有要我帮忙的地方吗?别闷在心里,说出来嘛。



樊家树：(表)家树想不好，我有心事，被她看出来。快些自己注意，要装得开朗点，免得朋友为我操心。再想，何小姐真是热心，表嫂也对我说过，为了我被绑票的事，怕我叔父不肯花这种冤枉钱，她还答应凑钞票出来赎我的票呢。不过凤喜被抢的事，我即使告诉了她，她也无能为力呀，这个忙她是帮不了的，但是她的好心我是感激不尽的。(白)没有、没有。如果有什么事需要帮助，我一定会告诉你。我所想的是一个社会问题，为什么世界上的人要有贫富之分？富的毕竟是少数，穷的是多数，因此会产生盗贼，而且不论哪一个国家，也不管是哪一种制度，都有盗贼，要达到孙中山先生说的“世界大同”，不知到何年何月才能实现？我昏闷的就是这个问题呀。(表)这是家树回避真实思想，推托而言。

何丽娜：唷！这个问题太大了，还是不要去想它吧。(表)不过何丽娜听他这样解释他的昏闷来由，倒是很相信，因为他最近遇到了强盗绑票，所以他会联想到要是没有贫富之分，就不会有强盗，也就没有绑票，这是很自然的，就把这个问题扯开了。他们这样边谈边走，已经过了金鳌玉玦桥，到了出北海公园前门。上了何小姐家的汽车，开到东四三条，把家树送回陶公馆。何小姐自己回家，不提。

樊家树：(表)家树到这个时候才算自由了。洗了一个澡睡到床上，从认识凤喜想起直到分离，自己没有一桩对不起她的事；就是在分别以后的一个月中由于失去自由，没有写过一封信给她，但是我跟她说明，多则三个月，少则一个月，他们家的开支讲明五十块钱一个月，我临走留下四百元，不致于认为我是抛弃她了，所以就作为改嫁给别人的理由。关大叔告诉我说亲眼见她接受对方送的一盘首饰，凭这一点证明她因贪心而变节，那也太简单了，可惜他没有把当时他们说的话告诉我，常言道，“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姓刘的军阀说了些什么？凤喜又说了些什么？在说话中可以听出是否变心。现在一点都不知道，再想当时大叔可能没有听到，我要问也是白问。最好让我再和凤喜见一次面，问一个明白，可惜做不到了。家树就这样翻来覆去的想，迷迷糊糊，什么时候睡

着也不知道。等到醒来时，已经红日满窗，九点钟了，起来梳洗。刘福进来侍候他吃早点。家树是百无聊赖，看见表嫂来了。

陈蕙芳：表弟啊，今天你不出去啊？

樊家树：到哪里去呢？

陈蕙芳：你啊，我问你，何小姐对你怎么样？

樊家树：何小姐对我，不错。

陈蕙芳：好也不会说，依我看啊，可以说对你好得不能再好了，怎么能轻描淡写的说“不错”？你六月初一动身，她来送行，昨天晚上为你接风，这些是小事，还有我曾告诉过你，她听到你被绑票，急得不得了，还预备花钞票赎你回来。这是一般朋友肯这样的吗？

樊家树：（表）家树想，幸亏没有让她赎，要是真的赎回来，那么我姓何呢，还是姓樊呢？（白）何小姐助人为乐，品德高尚，我万分感激！

陈蕙芳：还有哩，她本来在北戴河避暑，我打了电话去，告诉她你脱险了，她马上赶回来看你，可见她关心你到了何等地步！昨天晚上我们先走一步，在舞厅里等你们，结果你们不来。回来一问，说你老早睡了。

樊家树：我是何小姐送回来的。后来她没有去舞厅来看你吗？

陈蕙芳：人家是听了你的话，你不喜欢跳舞，她也好长一段时间不跳舞了。我以为你今天总要去看望人家了，哪知你还没有去！从礼节说，也应该去望望她；从情义说，更应该去谢谢她。去啊！

樊家树：人家是闺阁千金，我是个青年生，大清早去拜访，怕不太相宜，人家当差要是问我有什么事情，我何言对答？

陈蕙芳：啊呀，人家蛮开通的，不像你那么封建，即使问你什么事，你尽可以大大方方地说“来拜访你们小姐”，这不行了么？你不知道，何小姐交际广，去看她的青年朋友真多呢，去吧。

樊家树：（表）陶太太刚才说的一番话，对樊家树句句都起作用，毕竟人非草木，何小姐这样地对待家树，家树决不会无动于衷，

就是末后一句，“何小姐交际广，去看她的青年朋友可真多呢”，起了相反的作用。家树从初次在北京饭店舞厅里和她见面，看到她的朋友是多，而且都是翩翩少年、风流子弟，因而家树自叹不如，退避三舍。经过一个阶段的交往，也看到何小姐身上有不少优点，但这个时候正与凤喜打得火热，对别人就不太注意了。现在凤喜出事，陶太太的劝说起了作用，但是又被她最后一句话说得兴趣索然，不想和她交往；不过，再一想，来而不往非礼也，礼节性的答拜是应该的。（白）那么我现在就去。表嫂，你看我买些什么礼物呢？

陈蕙芳：用不着的，你只要人去了，人家就高兴了。真要送礼物的话，过几天你自己发现她喜欢什么，你再买了送去。现在问我，我也说不上来，废话少说，去吧！

樊家树：（表）家树答应一声，回房换一件绸长衫，头上草帽一戴，脚上皮鞋早已穿着，拿了一把折扇，出门向何家走去。东四条离官帽胡同，路隔不远，就安步当车。到了何公馆门口，见大门敞开，就踏上台阶，耳房里出来一个当差的。

门差：少爷，您找谁？

樊家树：拜访你们小姐。（表）随手拿一张名片递给他。

门差：（表）当差接过名片一看：樊家树。这个门上当差对这位客人从来没有见过。（白）啊呀！很对不起，我们小姐还没有起来，是不是请您下午再来吧。

樊家树：（表）怎么，快十点钟了，还没有起来，有钱人家的生活方式是和一般人家不同，昼夜颠倒。其实何小姐近来每天早起，昨天晚上因为上房有客，睡得晚了，所以今天起来得迟了些，门上当差还不知道；当然更不会知道何小姐与樊家树的友谊。家树想，也好，我总算来过了。就对门上听差说：（白）下次有机会再来吧。（表）退下台阶，正要想走的时候，来了一个卖鲜花的人，提了一篮鲜花，手里还拿了几束花，在招呼门上人。

卖花人：二爷，这里有两个夜来香的花球，还有是供插瓶用的几束鲜花，劳你驾替我送进去吧。

门差：多少钱？

卖花人：这里是老主顾，我不能多要，算两块五毛，到节上算好了。

樊家树：（表）家树还没有走，见到鲜花颜色虽然好看，一听价钱，想到这两个花球、两束鲜花，在杭州买起来最多三四毛钱，这里却要卖两元五毛，怎么那么贵呀？嘴里咕出来了：（白）这价钱太贵了吧？

卖花人：少爷，我听您的口音，像是南方人，您不知道北京的鲜花价钱比你们南方要贵一些，可我的价钱还是公道的。这里何小姐是老主顾，每个月要作成我几十元，我不能多要。少爷，再见！（表）说着去别家送花了。

樊家树：（表）家树听得发呆了，想何小姐花钱的本领实在大，鲜花钱一个月要几十块，不得了啊！

（唱）闻言感触满胸膛，毕竟奢华不尽常。想起了表嫂向来摩登派，爱跳舞特地制新装。跳舞鞋一双银二百，闻所未闻久惊惶。真是坐井观天眼界浅，哪知何小姐挥金如土太大方，几剪鲜花钱如许，一年统计数千洋，足够平民十年粮。挥金如土成习惯，谁能配他作夫郎；若无百万家财任她花，难结同心百年长；我趁早收缰莫徬徨！

（表）何小姐这样会花钱，将来嫁给谁，就是谁的负担。家树有自知之明，凡事要量力而行，自己没有这力量，算了，不要去妄想吧。回到家里把扇子一放，帽子一挂，就坐下来记七月初六的日记：清晨九时三十分去何小姐家拜访，哪知她日上三竿，高卧未起，晨昏颠倒，积习难改。在何家门前遇一卖花人，说何小姐每天买鲜花费数元之巨，年终结算，千元以上，堂乎皇哉，如此浪费，令人不寒而栗。罢了，罢了。

（表）这是弄笔头，写着玩的。哪知下一回书里这篇妙文会被何小姐本人看到，从此他二人的关系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今天一过，下一天是七月初七，曾与关家约定，去什刹海游玩，家树在下午两点钟左右雇车向关家而去。

关秀姑：（表）关秀姑已经张罗了两天了，因为陪樊先生一起



出去，身上也要穿得像样点，自己针线活好，特地自己动手做了一件白洋布带细点子花的一件短衫，下面一条黑洋纱的裙子，自己做的有襟带的黑布鞋子，白袜子。为什么她不做短裙？因为裙短了那裤管也要短；如果裙是短的，裤管长了，那像卡通片里的米老鼠了。穿短裤，关秀姑不习惯，再说短衣长裙，当时也很流行。今天吃过午饭，洗好碗，就穿好了衣服在等了。关大叔睡一忽，醒来时正好家树来到。

关秀姑：爸爸，樊先生来了。

关寿峰：正好，樊先生，别坐了，咱们一起走吧。（表）三个人一起出来，秀姑把门锁上。

樊家树：大叔，大姐请！

关寿峰：走，走。（表）出胡同上了大街。（白）樊先生，要不要雇洋车？

关秀姑：（表）秀姑想，路又不远。（白）我看没有多少路，走过去算了。

樊家树：是啊，大叔，我们走去吧。

关寿峰：我向来不爱坐车的，老天爷给人长上两条腿，就是让人走路的，既是运动，又能活血，多么好，为什么自己有腿不用，反而花了钱让人家去运动，太不上算了。走！（表）关老头是直爽性子，走路也爽气，一个人跑在头里。

樊家树：（表）樊家树一看，大姐一个人在后头，还是我来和她一起走吧。（白）大姐，请啊。

关秀姑：（表）关秀姑活到现在二十一岁，和家树这样的人并肩而行，还是头一回呢。再看樊先生的模样、打扮，一望而知是个大学生，看看自己倒也像女学生了，人家看到了不要误会我们是……这样一想，脸上渐渐地发觉有些热起来了。

（唱）当头西晒老太阳，家树是代她开扇遮阳光。路上行人齐注目，秀姑发觉内心慌，想我是自由来往单身惯，与人同行不惯常。樊生乃是青年子，举止温文好心肠，怕人家要误会是一双，像一对新婚夫妇回门转，局促周身红两庞。再一想，哎，我尝过相

思单恋味，教训犹新未尝忘。亏得有人点醒痴迷梦，所以我跳出情圈自收场，吃素至今未开戒，再入情网忒荒唐。虽然是凤喜变心将人嫁，我与他毕竟门第不相当；决不再尝迷魂汤。把他看如亲兄弟，他与姐姐遮扇事寻常，为何拘束尽大方。

(表)这样一想，大大方方，自然得多了，再来看看来往行人，也没有谁对我特别注意了。就这样三个人先后走到目的地——什刹海。

(表)北京地方，每年农历七月七日，人们都要去什刹海游玩，这个风俗由来已久。其实什刹海没有什么名胜风景，不过有一个较大的水塘，北京人叫它为海，周围有些庙宇，大家就叫这个地方为什刹海。海里种了些荷花，岸上树木不少，夏秋之间是一处纳凉所在。平日里来游玩的人不多，到了七月初开始，游客逐渐多起来了。天桥的三教九流、江湖卖艺也到此地来了。各种小买卖的摊子在路的两旁摆的密密麻麻。明清两朝，有些骚人墨客，来此吟诗作赋。在那个全盛时代还建造了些酒楼茶馆，游人众多，现在已经不行了，有些建筑，坍塌了没有人来重建，酒馆茶楼逐渐关闭，春秋佳节，来游的人也不多，只有七月七的前后几天，比较热闹。今天关家父女陪着樊家树来此什刹海游玩，主要是替他解闷。他们三人，家树和秀姑的身材相仿，两人穿的衣服，人家一看就知道是学生，关大叔个子高，不戴帽子，身上穿一件竹布长衫，脚上纱袜布鞋，三个人走在一起，人家还以为他们是一家子呢。

关寿峰：樊先生，这儿就是什刹海，你看怎么样？

樊家树：(表)家树是在看，过去也听人说过，都说是个好地方，可惜没人管，糟蹋了。现在一看，果然不错，因为北京不比江南，有这样大的一个荷花塘，还有这么多的高大树木，空气又好。不过，去玩过西郊的颐和园和三海的，再看什刹海，那就显得平常了。但有一点是好的，什刹海不要门票，一般平民百姓多喜欢来走走，尤其是这两天，游客更多，看过去人山人海。本来下午两点多时，西晒太阳很热，但此地有高大树木遮荫，只觉得凉风习习。看到海里，绿的荷叶，粉红的荷花，一阵阵清香扑鼻，实在不错。又联

想到天桥的地方，那就比不上此地了。（白）大叔，我看这里要比天桥好得多了。

关寿峰：（表）关老老一听，啊呀，这就是说不好啊。例如有人新造房子，请朋友来看看造得怎么样？朋友说，看来比隔壁的茅坑好。这不是批评吗？想想是不错，樊先生是杭州人，杭州的西湖是世界闻名的风景胜地，人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西湖边出身的人来看什刹海，是不会说好了。本来我今天约他来什刹海，主要是散散心，顺便把凤喜的事再讲点给他听听，希望他把这件事丢开，那么念书可以专心一致了。所以听他这么说，就拈须一笑。（白）我们过去找个地方歇歇吧。请！

樊家树：是。大姐来啊。（表）走过去一看，只见路口有一块牌子，上写“各式车辆，禁止通行”。横里有空的地方停放了几辆洋车、自行车，有一个警察在指挥交通。朝这条路上看过去，拥挤的情况比较外面好得多。家树等三人也走进去，因为没有车子进来，走路的人不那么紧张了。家树一面走一面看。

（唱）关家父女热心肠，陪了家树什刹海前去徜徉。见海边水草丛生湖滩浅，看过去波平如镜大池塘。远望城楼官殿式，古趣盎然旧城墙。再看近处绿叶红莲娇颜色，熏风吹过带清香。浓荫密密堤边树，与人方便遮太阳，前人种树后人凉。茶棚酒肆处处是，各式摊头排成行，热闹情形像赶节场。水果摊上红菱、白藕人注目，切开西瓜麦柴黄。人群往来添笑语，应时即兴轧闹猛。仕女如云携玉手，并肩缓步话家常，不免想起凤姑娘。

（表）六月初一与凤喜分别时，曾经约定，如果七月初可以回来，就同到什刹海来游玩，效学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现在牛郎是来了，可是这个织女已经嫁给老牛了。想到这里，心内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只见前面有一幅白布旗子上用红颜色写出一个很大的“酸”字。怎么，我心内说不出的滋味，却写在白布旗上，是呀，是酸。仔细一看，下面有一个冷饮摊，放了一张长条桌子铺上洁白的台布，摆了不少玻璃杯，还有一只，

（唱）白底青花大瓷缸，原来是卖北京土产酸梅汤。

(表)再走过去有一家牛肉铺,对面是一家茶棚。门口站个人,剃光的和尚头,穿一件没有领子的布大褂,左肩上搭了一块洗干净的抹布,满脸堆笑。

茶房:三位,喝茶,里头请!这儿地方清静,后面还有一个小花园,吃点心也方便,再过去,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啦,这儿请坐吧!(表)说着一回头。(白)进来三位,一红一绿带香片。(表)里头有人答应,吆!

樊家树:(表)家树一听,想这倒好,不管同意不同意,已经喊下去了。再一看这个茶房那么热情招待,自己是走得有点累了,在这里坐一会接接力也好。(白)大叔、大姐,就在这里坐会吧。

关寿峰:行啊。

关秀姑:(表)秀姑点点头。

樊家树:(表)三个人就在沿大路的茶桌旁一同坐下,家树朝外,关大叔父女左右奉陪。

茶房:(表)茶房送过来三把手巾,让客人擦擦汗的。

樊家树:(表)家树和秀姑把面布接过来擦擦汗算了。

关寿峰:(表)关寿峰拿毛巾擦了脸上的汗不算,还解开钮扣,连胸脯两肋都擦一个遍呢。

茶房:(表)茶房又送来两壶香茗,三个茶杯,另外四个碟子,有瓜子、花生、红菱、白藕。

关寿峰:(表)关寿峰付两毛钱,说多余的算小帐。

茶房:(表)茶房连声道谢,不时来冲水斟茶。

樊家树:(表)家树喝了口茶,想到茶房说后面有小花园,回过头去看到了茶棚后面有一块空地,用高粱秆子围一个圈,像圆台面大小的地上,种上些鸡冠、凤仙,原来是这样的小花园。对茶房看看,没话好说,因为地方不大,是小,有点花,滴溜圆,小花园三个字,一点没有说谎,想想也有些好笑。

关寿峰:老弟,你觉得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是吗?这也难怪,因为不知道它的过去,要是在民国以前,这里还是一个好地方呢。因为在那时,北海呀,颐和园呀,连天安门的中央公园在内,



都是禁地，去玩的人，除了老佛爷慈禧太后，皇帝，皇后外，还有王公大臣，一般老百姓都是进不去的；平民百姓只能到陶然亭、什刹海这些地方来玩了。后来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这才把有些禁地开放，大家都到那些地方去玩了，什刹海就荒凉起来了。只有人糟蹋，没有人收拾，才变成这个样子，什刹海的周围，天天有人倒垃圾，日积月累的，水面也缩小了，海底也浅了，再过多少年，说不定沧海会变成桑田呢。我想以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来说吧，在她二八年华，加上修饰，看着就觉得美啊，你要等她加上五十年，那就变成老太太了，再加几十年，那就连这个人也没有了，这就是红粉变骷髅的意思。你现在看到的什刹海是像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美女，只觉她老，我是还看到她年轻时候的模样。回想当年，比比目前，更觉得世界万物，天天在变，有的变好，有的变坏，我们为人，应该向变好的方面多想。樊先生，你说对吗？

樊家树：（表）家树听大叔一番议论，总的意思，想劝我把凤喜的事想开些，他的一片好心，我是感激的。但是凤喜究竟怎么会被人抢去，凤喜怎么会变节转嫁，我是不知道。虽然大叔告诉过我，说是接了金珠首饰就变心了，我总觉得太简单，不可信，一个人是有灵魂的，有想法的，不是一样东西放到拍卖行中拍卖，谁出的价钱最大，这东西就拍卖给谁。一个人有了爱情，能这样简单吗？趁现在的机会，再来问问。（白）大叔，大姐！为了凤喜，你们是辛苦了，但是直到如今我还不晓得凤喜怎么会被姓刘的发现，她被抢去以后，她的妈又是怎样呢？

关寿峰：这些我虽然不太清楚，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沈凤喜有一个叔父沈三玄，他一直在凤喜身上想发大财，对于你负担他家的开支，贴他们几十元一月，这老枪不会满足，有了这样一个人在家，人家要发现凤喜也就不难了。再说她的妈，也是一个糊涂人。记得六月十九的清早，她来跟我说凤喜在昨天十八被叫堂会，进了司令部就不放回去，她来报信时说，她女儿当场听到要当晚成婚，人就昏过去，醒来时已在半夜，她妈也在，她就叫她妈到我家里来报信，要我去救她。我就约了几个共过生死患难的徒弟，在当天